

名著名译丛书

十日谈

Decameron

〔意大利〕薄伽丘著

王永年译



人高名译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Giovanni Boccaccio

DECAMER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日谈/(意)薄伽丘著;王永年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名著名译丛书)

ISBN 978-7-02-010440-6

I. ①十… II. ①薄… ②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意大利—中世纪

IV. ①I54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8297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刘 静 陶 雷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50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7.875 插页 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40-6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薄伽丘

薄伽丘 (1313—1375)

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青年时代曾学习法律，后与那不勒斯王罗伯特宫廷的王公贵族和人文主义者多有接触，并潜心研读古代文化典籍。主要作品除《十日谈》外，还有传奇、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短篇故事集和论文等。

《十日谈》(1348—1353)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作品开头有个序曲，叙述了在佛罗伦萨瘟疫流行的背景下，十名青年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时所发生的事情。十个青年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共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每篇故事长短不一，内容包罗万象，而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译 者

王永年 (1927—2012)，又名王仲年，浙江定海人，1947 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通晓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译作有《耶路撒冷的解放》《十日谈》《欧·亨利小说全集》《伊甸之东》《约婚夫妇》《在路上》《博尔赫斯文集》(合译) 等。

出版说明

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社之初即致力于外国文学名著出版,延请国内一流学者研究论证选题,翻译更是优选专长译者担纲,先后出版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名著名译插图本”等大型丛书和外国著名作家的文集、选集等,这些作品得到了几代读者的喜爱。

为满足读者的阅读与收藏需求,我们优中选精,推出精装本“名著名译丛书”,收入脍炙人口的外国文学杰作。丰子恺、朱生豪、冰心、杨绛等翻译家优美传神的译文,更为这些不朽之作增添了色彩。多数作品配有精美原版插图。希望这套书能成为中国家庭的必备藏书。

为方便广大读者,出版社还为本丛书精心录制了朗读版。本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先期推出六十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1月

前 言

意大利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文艺复兴运动先驱之一乔凡尼·薄伽丘生于一三一三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商人的私生子，母亲是法国人。关于薄伽丘的出生地点，后世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法国巴黎，有的说是意大利的契尔塔多或佛罗伦萨。可以确定的是，作家的童年时代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

作家生活的年代正值西方资产阶级兴起时期。当时意大利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城邦，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但因处于地中海和其他海上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航海、贸易、工商、金融、银行各业发展迅速，北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城市经济尤为发达，居欧洲之冠。作家的父亲薄伽丘·德·凯林诺作为实力雄厚的巴尔迪经济集团的代表被派驻那不勒斯，带了少年薄伽丘同往，指望把他培养成商人。但薄伽丘自幼喜欢读书，对商业活动不感兴趣，父亲便送他进那不勒斯大学学习法律和教会法典，历时六年之久。

当时的那不勒斯国王罗贝托·德·安齐奥比较开明，除了封建贵族之外还结交了不少文人、学者、商人、航海家等，薄伽丘跟随父亲经常出入国王宫廷，接触到一些杰出的诗人、神学家、天文学家、法学家、神话学家，激发了研读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典籍的兴趣，并开始写作诗文。

薄伽丘的第一部长篇传奇《菲洛柯洛》写于一三三六年前后，它以西班牙宫廷为背景，叙说了一对地位悬殊、信仰不同的青年男女历尽磨难，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带有自传性质，写作手法已相当成熟。

《菲洛斯特拉托》(1335—1338)和《苔塞伊达》(1340—1341)是两部八行体的长诗，分别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和《特洛伊传奇》中汲取素材，歌颂了现实生活的美好和爱情的欢乐，开意大利骑士史诗和民间说唱文学的先河。

一三四〇年冬，薄伽丘的父亲在经济上遭到挫折，从那不勒斯返回佛罗伦萨，坚持要薄伽丘也回去从事他所不感兴趣的商业活动。佛罗伦萨当时经济情况不很稳定，政治斗争激烈，薄伽丘回佛罗伦萨后站在共和政体一边，反对封建贵族制度，多次受共和政体的委任去意大利各城邦和法国等地处理外交事务。一三五一年，他曾去帕多瓦邀请被放逐的彼特拉克回佛罗伦萨大学任教，两位卓越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诗人从此过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薄伽丘回佛罗伦萨后，在写作《十日谈》前，曾有四部作品问世：《佛罗伦萨女神们的喜剧》（1341—1342，后改名《亚梅托的女神们》），是一部牧歌式传奇，用散文体和三韵句交错写成，书中七个仙女向青年牧人亚梅托叙说各自的爱情故事，结构上和《十日谈》有相似之处；《爱情的幻影》（1342—1343）是一部长达五十歌的三韵句隐喻诗，赞颂纯洁的爱情，各行首词首字母能连成句子；《菲亚梅塔的哀歌》（1343—1344），是一部散文体的传奇小说，女主人公用第一人称叙说了热恋时的幸福，失恋时的痛苦，以及企图自杀的内心斗争，该书由于细腻的心理描写被誉为欧洲第一部心理小说；《菲埃索勒的女神》（1344—1346），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描写青年牧人阿弗里科和仙女曼索拉相爱，遭到女神狄安娜惩罚的悲剧，一对恋人被罚变成两条小河，但最终在阿尔诺河相会结合。这些作品虽然取材于古典神话，但充满对人世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抨击了禁欲主义，人物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充满现实生活的激情。

薄伽丘最重要的作品《十日谈》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巨著，写于一三四九至一三五三年间，历时五年之久。作品开头有个楔子，叙说一三四八年佛罗伦萨鼠疫流行，罹病丧生者不计其数，全城惨雾密布，十室九空，一片凄苦恐慌。有七女三男原本相识，商定离城避难。他们带了几个仆人、使女和必需物品来到佛罗伦萨城外穆尼昂河畔的一座别墅，游玩宴乐，消磨时光，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十人讲完故事后，由一人唱歌作为结束。十天里他们一共讲了一百个故事，唱了十首诗歌。除了第一天和第九天没有统一命题外，八天的故事分别在一个主题下展开，形成浑然一体

的框架结构。但每篇故事长短不一,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全书生动活泼,并无呆板之嫌。

《十日谈》故事来源广泛,取材于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东方民间故事(特别是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故事,如《一千零一夜》《七哲人书》《马可·波罗游记》等),传奇轶闻和街谈巷议兼收并蓄,熔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特点于一炉。《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塑造了大量人物,有王公贵族,骑士僧侣,也有贩夫走卒,市井平民,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角色都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在欧洲文学史中用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如此广阔的生活画卷,薄伽丘可以说是第一人。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弗朗切斯科·德·桑克蒂斯(1817—1883)评论薄伽丘的《十日谈》时,把它和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论,称之为“人曲”。

《十日谈》里的人物林林总总,情节多姿多彩,但贯穿全书的是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文艺复兴是十三至十六世纪欧洲希腊、罗马古典文艺和学术的复兴运动,是欧洲从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复兴以前的一千多年中,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占统治地位,对它称之为“异教”文化的古典文化进行残酷的摧残。古典文化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现世主义,主张人是一切事物的权衡,现世的幸福生活是“至善”;基督教文化的基本内容则是神权中心和来世天国,主张人在尘世应禁欲苦行。

资本主义生产在意大利发展较早,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阻碍它发展的封建生产关系、宗教信条和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束缚,提倡个性解放,重视现世生活,宣传以“人”为本,文艺复兴运动便应运而生。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三位意大利文学奠基人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在《神曲》里把许多天主教的教皇和大主教打入地狱,让他喜爱的罗马“异教”诗人维吉尔引导他游历地狱和净界,让他青年时代钟情的贝雅特丽齐引导他游历天堂,这充分表明他对天主教会的憎恨,对禁欲主义的反对,以及对现世幸福生活的肯定。彼特拉克在他最优秀的作品《歌集》里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束缚,表达了以人与现实生活为中心的新世界观和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薄伽丘的思

想比彼特拉克更进一步，他在《十日谈》的许多故事里批判了天主教会，讽刺教会的罪恶和黑暗，抨击僧侣的奸诈和伪善，表达了当时平民阶级挣脱教会和宗教枷锁的要求；对封建贵族的腐化堕落也予以无情的暴露和鞭挞。《十日谈》用不少篇幅描绘和歌颂了现世生活，谴责禁欲主义，赞美爱情是聪明才智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赞赏平民、商人、新兴资产阶级的机智，宣扬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但薄伽丘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不可能完全摆脱中世纪思想意识的影响，作品中也有一些糟粕，有些故事渲染情欲，格调不高，反映出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另一些故事则宣扬宽容顺从，进行封建说教，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对中世纪道德观念的让步和作家世界观的矛盾和动摇。

《十日谈》故事结构紧凑，文笔简练，语言诙谐，在心理刻画和性格塑造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意大利艺术散文奠定了基础，并开辟了欧洲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十六、十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法国马格里特·德·纳瓦尔的《七日谈》都是模仿《十日谈》之作。拉封丹、洛佩·德·维加、莎士比亚、莱辛、歌德、普希金都曾在作品中引用过《十日谈》中的故事。

薄伽丘最后的一部文学作品是传奇《大鸦》(1355)，作者在书中诅咒爱情的罪恶，声明他今后要埋头研究学问，表现了他后期思想的动摇。薄伽丘晚年潜心钻研古典文学，在佛罗伦萨讲解和诠释《神曲》，用意大利文写了《但丁传》，用拉丁语写了《异教诸神谱系》。

薄伽丘于一三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契尔塔多去世。

这个中译本根据意大利米兰里佐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十日谈》译出，原书附有罕见词词汇，对于了解佛罗伦萨地区方言和薄伽丘时代的意大利语言习惯很有帮助。

王永年

一九九三年三月，北京。

名为《十日谈》(亦称《加莱奥托王子》*)的书由此开始,包括一百个故事,是七位女郎和三个青年在十天之中讲述的。

* 加莱奥托是著名的中世纪传奇《湖上的朗斯洛》中撮合圆桌骑士朗斯洛和王后圭尼维尔相爱的人物,后来成为“爱情撮合者”的代称。

原 序

给苦恼的人以同情是合乎人性的事，所有的人都应该这样做，需要安慰并且从别人那里得到过安慰的人更是责无旁贷。在需要安慰，而确实有幸得到的人当中就有我一个。我从青春年少到目前为止，一直为一种崇高的爱情所煎熬，我若加以吐露，人们会觉得我这种非分之想同我卑微的身份很不相称。尽管一些知道我的爱情的通情达理的人对我颇加赞许，我始终忍受着巨大的折磨，虽然不是因为我所爱的女郎心如铁石，而是由于难以克服的欲望在我心中燃起烈焰，那些欲望不是理性的界限所能控制，往往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

在我烦恼的时候，朋友的循循善诱和谆谆开导大大减轻了我的痛苦，以致我坚信，是由于他们我才得以保全性命。万能的天主根据千古不易的法则规定尘世万物均有终期。尽管我的爱情炽热无比，尽管任何彷徨、规劝、明显的羞辱和不言而喻的危险都不能使它破灭或减弱，我祈求天主让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行泯灭。它终于结束，只留下爱的激情给予那个无缘在爱的茫茫大海中远航的人的快意。我先前觉得满目凄凉，现在摆脱了辛劳，心情特别舒畅。

我的愁苦虽然已经平息，那些曾为我一掬同情之泪的人给予我的恩惠我并没有忘记，我相信我至死不会忘记他们的云情高谊。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最值得赞扬的美德，反之则应受到谴责。既然我目前已无牵无挂，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忘恩负义之徒，我决意竭尽全力、结草衔环向那些照顾过我的人提供一些消遣安慰。我的安慰对那些聪明睿智、春风得意的人不一定必要，但至少对另一些人是合适的。即使我的帮助，或者安慰对于需要它的人可能微不足道，我仍应该涌泉相报，因为它在那些最合适的场合会起更大的作用，会更受欢迎。

无论何人，有谁能否认娴静的女子比男子更需要我的帮助？是啊，

她们娇柔的胸怀羞怯地隐藏着爱情的火焰,曾经体会或者正在体会爱情的人都知道,郁结的情焰比公开明朗的更为猛烈。此外,女子必须服从父母、兄长和丈夫的管束,不能尽情欢乐。绝大多数女子在闺房的小天地里深居简出,百无聊赖,心烦意乱,不可能经常保持愉快的心境。如果炽热的欲望引起哀愁,而没有新的思绪加以排遣,她们只能把它埋在心底。再说女子比男子更不容易得到宽慰。堕入情网的男人情况不同,这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如有愁苦悲痛,不缺缓解消除的办法。只要他们高兴,可以到外面去走走,有许多可闻可见的事。他们可以狩猎,垂钓,驯鹰,骑马,赌博,经商。通过各自的办法,每个人或多或少可以振作起精神,忘怀一个时期,从而得到安慰或者减轻痛苦。

娇柔的女子对命运并不强求,命运给予她们安慰时却特别吝啬。为了弥补命运的过错,也为了帮助多情种子(别的女子有针线、纺锤、捻纱杆解闷),我在这里叙述了一百个故事,或者说一百篇寓言,一百件轶闻,一百段野史,随便怎么称呼都行。那是由七女三男共十个正派的青年在最近这个瘟疫流行、哀鸿遍野的时期分十天讲完的。中间还插进一些女郎们唱的消遣的歌曲。这些故事里既有悲欢离合的爱情纠葛,也有古往今来的离奇曲折的事件。淑女们看了可以消愁解闷,聊以自娱,同时得到有益的忠告,知道什么应该避免,什么可以模仿。如果天从人愿,达到预期的效果,她们不妨感谢爱神,因为是爱神让我摆脱了羁绊,我才有可能为她们提供欢娱。

《十日谈》的第一天开始，先由作者交代所列人物会聚的缘由，然后在潘皮内娅的主持下，每人讲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故事。



秀外慧中的女士们，我一向认为你们生性都悲天悯人。我知道，在你们看来这本书的开头未免沉重凄惨，叫人想起前不久那场可怕的瘟疫，死亡狼藉、十室九空的情形伤心惨目，耳闻目睹的人至今心有余悸，记忆犹新。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在翻开本书之前就给吓退，以为阅读时会唏嘘不已、潸然泪下。其实我这个悲惨的开头无非是旅行者面前的一座巉峻荒凉的大山，山那边就是鸟语花香的平原。翻山越岭固然劳累，一马平川却赏心悦目。欢乐过头会带来苦恼，而这本书开头的悲痛也会变成欣喜。经过短暂的愁苦（我说短暂是因为它只有几页），接踵而来的是甜美和欢快，这一点我事前做出许诺，以免你们因我不预先交代而不耐心等待。说真的，如果我能够问心无愧地领你们沿着一条不太崎岖的道路抵达我想带你们去的地点，我很乐意那么做，但那条险路是你们将要读到的事件的铺垫，不追溯背景无法行文，我万不得已才写下我要写的东西。

话说基督降世之后过了硕果累累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①意大利最美丽的城市，出类拔萃的佛罗伦萨，竟发生了一场要命的瘟疫。不知是由于天体星辰的影响，还是因为我们多行不义，天主大发雷霆，降罚于世人，那场瘟疫几年前先在东方地区开始，夺去了无数生灵性命，然后毫不停留，以燎原之势向西方继续蔓延。人们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诸如指派一批人清除城市的污秽垃圾，禁止病人进入市内，发布保持健康的忠告，善男信女不止一次地组织宗教游行或其他活动，虔诚地祈求天主，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总之，那年刚一交春，瘟疫严重的后果

^① 当时意大利的纪年法每年不以一月一日（耶稣割礼日）开始，某些地区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耶稣诞辰），另一些地区，如佛罗伦萨，以三月二十五日（耶稣降世日）为一年伊始。